





組葉

將仕郎守太子校

知古

丹陽

知古

知古

丹陽實枝江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為句亶王治江陵象死

之後數世至文王熊賁始大遷都郢今江陵北郢



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惠王因

鄭而舊史缺見按惠王之末墨翟重璽過郢

十里有郢班子折謀宣王之時王宮過盜郢卒見黜懷王入秦

齊人使郢中立三因與王市是

郢都之遺蹟道也非以都明矣

陳城之遺蹟也於秦自文王是宅在襄王去凡十九王而大

史遷云郢居八代火之志矣

文王不項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元曾者賢則彭仲與闔子

文孫叔敖子西原公子高吳起以家恤將帥則屈瑕觀丁父成

得臣屈原建騏驎夫子重昭陽昭尚景陽奉法則鄂奉廷李俊尹

克黃石奮將軍子費別有一子正諫則薛中蘇從成公賈三奮

白公子張中無字尸之樂師危子管蘇子忠烈則申公子培

林分冒殺蘇即申包胥奮陽王孫田公莫故大心易甲莊善中

鳴屈感默識則公尹子工剛伯比是曾中以豫司山成某公外

屈宜屈曰太宰子未以公軼行士則公子行屈春而歌奏使則

屈完闕章隊止士也王孫南廷賢則沈其庶庶立子儒學則觀

射父左尹然竹左史倚相子期傳名傅叔沈尹申文子男

屈平宋王唐勒景差黃華川伍公觀從申射上出王第

慎范蚺杜赫昭住江之味軀應對則申叔時士慶羨居端伍舉

藍尹尼莫教子華高讓則屠羊說蒙教王子珍景介金魯陽

文君隱逸則繒村人老萊長廬接輿始則北郭先生唐何江上

丈人鷓冠漁父武勇則屈蕩蒲談黃真微公孫丙樂伯許伯攝

叔叔山冉司馬子開市南且僚莊蹻石乞宋遺使滑則卷山基

糜侯翼侯魏侯三侯善射教吳坐適似慶孟風胡班輸鍾儀所

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其行事則概見于左氏云

楚文王得茹黃之荷苑路之贈存於雲夢三月不返得母望之

姬淫期年不歸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若王罪當皆

王王曰不殺免于襁褓齒於諸侯簡請變更葆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臣寧抵罪於王無足當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伏葆申

束細箭五十跪加於背如此者再請王起矣王曰有昔之名一

也遂致之遂痛孫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
之何益孫申趨出自流諸例請死王曰不殺之罪促召而謝之
殺茹黃之商折苑路之矰放丹望之姬務治國政并國三十有
九焉

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說苑竹常侍管蘇又恭王有疾新作管饒是入上事犯我以義
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也必以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
思然吾有堂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贈
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而為不仁而欲得人
而政無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五月而
鄭人然之子文聞之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文王曰不

伐徐必反朝徐文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也厲曰強之以弱
如石之投卽虎之食豚且為文不能遠其德為武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
成王時闕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遂釋之子文責廷理曰此立廷理者所以可紀王令察觸國
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
而吾不能勉之於法令吾族為犯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
釋之是吾不忠明著於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
義不若死遂致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
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寡人幽少置理失其人以
違夫子意於是然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
尹之公吾黨何憂子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傾恐萌方正公平也子文為公尹四十年縉布之
衣以朝鹿裘以處無一日之積王聞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
一束換一筐以羞子文自是公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復復人人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
以疵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勸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富

鄭子晉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
視子晉直行一傾王曰行者傾子晉不傾王曰傾我以汝為夫
人而封若父兄矣子晉卒不傾於是王下堂問曰夫人位重也
封邑尊爵也一傾可以得之而遂不傾何也對曰妾聞婦人以
處正為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傾是失儀也一言不傾告以夫
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傾此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

君王曰善遂立為夫人其後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
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然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
者且是人蜂日而射聲患人也不可立子晉進曰夫摘姦獲猾
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彊必為所傷王必將易之不如亟
先施太子王不聽子晉退謂其保曰王將以醜易太子吾懼禍
亂之作謂王先施太子王不存應疑我之譖也夫信不見疑見
疑而生不如死以信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遂自殺
成王剖卞和之璞封和為陵侯和不就而去作追怨之歌曰悠
悠沂水到荆山兮精氣鬱泐谷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紫
山採玉難為上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
之亂朱粉墨同兮俛仰嗟嘆心摧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彰兮沂
水滂沛流于汶兮進寶得刑體離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

成王生商臣范至商似相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鵠泉食鳥而
飛非其子之不吉其母為之災也王怒殺范至商似謂成王與
子王子西皆將強死成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無死不
及止子縊西西縊而將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泓漢沂
江將入郢穆王在者宮不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謬言
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王使為王尹至是又與子家謀殺王
王聞之殺闕宜申及子家

莊王即位三年不聽朝而好讒成公賈人諍王曰不殺禁諍者
今子諍何故對曰臣非敢諍懼與王讒也王曰胡不設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帛三年不鳴不飛是何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
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長羽其不鳴將以覽民則是鳥雖
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不殺知之矣明日朝所

進者五十人所卻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中國曰寡人惡為人臣遂諍其君
者有諍則死無赦蘇從曰寡君高爵食君厚祿愛其身而不諍
非忠臣也乃入諍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揚姬右擁成姬左袒服
右朝服曰吾鐘鼓不暇何諍之聽蘇從曰臣聞好道者資好樂
者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亡荆國也無日矣王曰善左執蘇從
之手右抽金刀刎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之相

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其政其能淺
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才之所不着無當其處臣為
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叙淫禍不止計久踐
高位妨群賢之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
孫叔敖禿贏多能注荀卿子曰叔突禿長左左謂左脚長其性

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愛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丘子菜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叔敖報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矣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也

莊王敗鄭鄭伯內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王親于旌左右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後危養死者數百人今君王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之力乎王曰古者打不穿皮不濡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奮於札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後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遭

災力吾身遂與之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聲聞不知沈尹筮曰今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義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王悅之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彼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虞丘子亦進之王乃以王與接叔敖為令尹

孫叔敖為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令無姦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所便民皆樂其生王以弊輕更以小為大百姓皆去其業郢市令言之令尹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桓譚新論云楚郢都車轂擊民肩摩令尹市路相排突朝衣新而夕衣弊也

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頃矣叔敖曰罷吾今命之復矣五日朝相言之王謂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國

人好庫車不便馬王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高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不教民從其化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後來吊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吊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居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扣馬毀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勝之遂終身不變淮南子云莊王誅里使叔

教制冠漸衣自知當用也

莊王問孫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敖曰國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遵安疆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己者為是不合己者為非故覆土而不

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已以偏國而驕士哉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諍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歆以棺槨大夫葬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曰令有敢以馬諍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以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
王曰如何對曰臣請彫玉為棺文梓為柳椁豫章為題湊發申
卒為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於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大王以六畜禮葬之以壙窆
為梓銅歷為棺蓋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麻塋之
于人腹腸王乃使以馬 大官

優孟見寵於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
孟居數歲其子見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為壽王大
驚以為叔復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為相王許
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毋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

為相盡忠為蕪以治楚治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置錐之地貧
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召
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以我死生必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北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之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 皇覽叔敖家在南郡

陸北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丘累世不絕 故城自十一里今江

是也 詹何以善釣聞於國以獨蠶絲為綸芷芻為鈎荆篠為竿剖粒
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甲竿不
撓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何答曰先大夫之言浦且子之弋弱
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勤手勤之也臣因
其事故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

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王曰寡人待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

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白而蹄何曰是黑牛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然黑牛以布裹其蹄其精察如此

邠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衣者其交皆孝弟純謹畏令則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事君者其交皆誠信好善則在官日益功業日益修此

所謂吉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右曰多忠主失皆散交爭則國家曰尊天下曰服此所謂吉主王善之於是疾壯士夜不懈遂霸天下

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云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

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虜史左右曰培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以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培以病卒王興師與晉戰兩堂大勝晉歸而賞有功子培弟請賞於史曰臣之兄子培嘗請故記曰隨殺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因其死史言於王王使人發平府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北郭先生郢人王聞其賢使使賣金百斤往聘之先生曰臣有箕箒之婦願以計之即謂其婦曰楚以我為相則結駟列其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丈之前所甘不過一肉而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狗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去之

楚庭神有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啼莫能中莊王命養由基始矯
弓操矢未之射猿擁桂而號由基發之猿應矢而下日則由
基以其矢先之也王又使射青蛉曰吾欲生得之由基開弓拂
其左翼

令尹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南望獨下臨方望
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薄不可當也

士慶以進言莊王用為令尹中庶子跪於王前而語之曰臣尚
衣冠御卽三年矣前則為象矢後則為蒲蔽王賜士慶相印而
不賜臣臣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外不及
諸侯如何此皆可富不可貴乃出幣王賜之曰忠信者士之德

行言語者士之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
且有賢臣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追曰可初之賢人死矣
諛諛在君之虛其君好樂而無初民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伐
之必矣王從之果然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請于山川曰妖其志予君子曰
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天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功焉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有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
中賑百姓賓客無糧者諸侯聞而畏之

莊王與晉戰勝之慮諸侯畏已歸築五仞之臺臺成觴諸侯請
約王曰我德薄之諸侯請為觴王仰而曰將將之臺雷雷其謀
我言而不賞請伐之于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貢者官

渚宮舊事卷第二

周代中

楚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屏臣請公子入朝車不得至于第

天雨庭中潦太子遂驅車至第門廷理曰車不至門法也太子

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斬其輅而僇其僕說苑云少師

車轡子太子入王位曰必誅之三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

故能立法後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大法廢令是

臣秉君而下尚從臣秉君而主失威下尚從則上位危吾何將

以遺子於是太子還走辟舍露宿三日再拜請死罪王益廷理

爵二級以旌之

莊王無子愛幸樊姬後宮不得進御姬言於王曰妾以卑微之

身明不足以自昭善不足以補過後宮出入十年矣寢專寵衆

妾不進繼嗣不孽王有偏施之過妾有專寵之罪此非大王全
國之福王善其言使六姬更侍有子六人樊姬言從志得援禁
而歌曰忠信言分從正不邪衆妾進分繼嗣多王聞之欣然於
獻吾國所治以者樊姬之力也荆國志云王葬在江陵西川
上塚皆有
片川也

燕王以為太子將出雲遇王尹上尹持劍家人之門太子下車
從之曰子大夫何為如是吾聞歌其父皆不與其子庶其子不
祥莫大夫何為若是上尹曰吾聞見子之而今其後記子
之心

燕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是之多亂一兔走於街
萬人追之萬人不得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按分已定雖
令人知止今是為寵子嫡位無亂自是生矣世子者國之基

而百姓之望國既無基天使百姓失望是絕其本本絕則國亂
猶兎走也燕王問左子昭為世子其後猶有子嗣葉疾之亂楚
與吳將戰楚師寡吳師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戰必敗敗王師
辱王名虧壤土忠不思為也不復於王而適至郊郢使大復于
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以為利也誠利將軍何死于囊曰適
者無罪則後為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道則荆國終為天
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以為桐棺三寸加斧質
于其上鄢陵之戰燕王擒於晉潘該卷由基黃襄微舉足感其
體四大夫截而行遂反郢

燕王有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亡師於鄢廢先君之業覆楚
國之師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以大夫之靈保護者

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於稱廟者諸為靈若厲大
夫擇焉莫對及丘命而後許王魯令尹子囊謚曰羣臣曰王
有命矣子囊曰君謂恭若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
海訓及諸夏其能大笑有是龍也而知其適可不謂恭乎夫大
夫從之

康王弟午質秦

不出也

說苑云子午端
子但云王弟也

申射士曰資臣百金

臣能出之曰載之晉見叔向而告之且曰請以百金委子叔向

受金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公曰何曰秦不出楚王之弟

是晉楚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彼如禁之我曰為出楚王之

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不出是卒惡必不敢禁城壺

丘晉從之秦果出公子午王大悅以鍊余百鎰遺晉靈王與伍

舉登章在江陵東百餘里臺形三角曰美大哉對曰臣

聞國君服麗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
聞其以為土木之崇高彫鏤之美以金石匏竹之音大驚衆庶
之樂也不聞以其觀大視侈淫色為明以察清聽為聰也昔先
君莊王為匏君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廣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宋玉鄭伯
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騅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
夫侍之先王是以除亂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國民
罷焉財用盡焉年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
侯始升諸侯距無有至者而後太宰放殍請魯侯懼以蜀之後
僅得以來使富都邠監贊焉使長鬢髯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
也

靈王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觴之偏悅魯君既醉賜以大曲之弓

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誨魯君曰大傳作大屈之弓云遠強
與傅也乃璧楚之上寶吳君求不得今屬魯吳與秦齊聞之是徒
禍于魯魯君懼而反之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為章華之臺又闢為石椁以象帝
舜民始思亂矣翟人來朝靈王誇之與客登章華臺三休乃至
王曰翟王亦有臺乎使者曰翟堂高三尺茅茨不剪米稌不斲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佚夫惡得有此王甚媿之太宰子朱侍
飲於金尹子圍啜羹糗後色漿波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
其僕怪問之朱曰金尹輕行而簡禮其府人不難明年伏即尹
筭之三百楚令死景公遇成公軼曰金尹將內歸軼曰殆屈春
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內歸於我軼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夫義
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鴟狗其智甚少而子玩

之鳴也子皮曰竹于屈春損瀕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金尹
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靈王簡賢務鬼信巫覡祀群神躬執羽拔無壇下吳歸來攻國

人告急王鼓舞自名曰寡人方樂神明當蒙福祐不敢救吳兵

遂至獲太子后妃已下平王時令尹子常城郢盛弘之云江陵

郢城之岡左司馬沈尹戌日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若

教分豈至於文武士不道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

郢是城不亦難乎初莊王幼弱公孫子孔將伐群舒使公子燮

與闞克守二子作亂城郢及恭王時令尹子囊將死庚仲雅云

北二里許有子囊願命子庚必城郢至是其孫子常復就其功

伍負之亡也王使捕之負貫矛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自鄭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公不應東南向而唾畏楚也負再拜曰

知所之矣因知吳過于楚至江上欲步見一丈人刺小船渡之
已絕江問其名不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之劍願獻之丈
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子胥吾尚不敢
何子之劍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祝曰江
上之丈人天地至大至衆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筭
之可笑對曰昔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文疇安子未有羊饋
而無芟薦君子也曰違而道殺陽燿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
獎於郟尹申亥後靈王之欲以傾于欽器君子以從而逆君
子之欲行其直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存子經營楚國吾不欲
薦芟以干子子乃止之也越勝吳又請卒于楚將攻晋左史倚
相謂平王曰越破吳寡士死銳卒盡索平以攻晋是示我不病

也不如起師以分吳平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逆戰
大夫種曰吾士盡甲傷不如貽之以割露陰五百里以和
司馬子期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兩十日星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十日而兵聚而韓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
而吳人至見荆戒備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
小人為食戎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其破吳軍昭王欲
遊荆臺司馬子期進曰荆臺之遊左江右湖前望臘山下臨方
望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若始以士願國大土無焉遊
荆臺在章華之東去江陵一百二十里臺周迴百有餘丈
王恣之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
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撫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
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有所謂王聽之乎王曰子言西曰
臣聞為人臣而忠於君者爵祿不足賞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

罰不足誅矣子期者忠臣若臣者諛臣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余我聽司馬之諍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奈何子西曰禁後世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側子孫必不忍遊父祖之墓以觀為樂也黃玉曰善乃還

昭王使石渚為政石渚記石渚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

車立于廷曰以父行法不忠阿有罪廢國法敢乃伏斧請死于

王王曰追而不反豈必伏罪乎復事矢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

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令史拊之止忠也不收廢法臣即

也遂不去斧質後謂于王庭

狂接輿楚人也皇由臨高上傳云躬耕以食其妻市米乏昭王

使使者賣金百鎰造門曰大臣王使臣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

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

老而遺之門外車輒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賣金百

鎰欲使代治江南妻曰君命不從非忠從之是遺民不若去之

乃夫負室醜妻戴維麗變易姓字莫知其所

吳人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鼓壞宗廟徙陳器吳以班處

玉宮吳子子山處金尹之宮夫概欲致之懼而去之夫概入之

吳王盡妾後宮至平夫人伯嚭伯嚭持刀曰妾聞天子皆天下

之表公侯者一國議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

夫婦之道同人倫之始王散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

援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架異中柳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

淫者絕若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為

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今君王棄

義從亂亡之欲放絕之禁以行令訓民哉且妾聞生而辱者不

如死而榮若使君上棄儀表則無以臨國安有淫端則無以生
立一朝而西辱妾以死守之且凡所以欲身為樂也近妾而死
何樂之有如先是殺又何益乎是吳王慚遂退合伯贏與其保
阿閉永志不釋兵三句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楚曰用子暴將因繫之用子常將因去
之荆之開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暴吳人嘗敗國開攻郢三勝問
子胥曰可以亡子胥曰荆人者一飲而止則無窮也其況若以
其飲不休不樂如之之流沉

昭王以郢樂師危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乃王乃聽譚邪枉殺
左右寃伍奢二子懷恨求奔吳劍傷構禍破國都鞭屍戮骸丘
墓皆賴申包胥人獲蕪王雖反國憂夫此王庶弟不復聽樂危
子亦終不操琴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出府之喪以

賜寒者出食之粟以賑貧者吳葉卽當房賜若請往戰死國問
一日丘從當房之聽也

屠羊說從王出奔王反郢當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天何當之有王猶之說曰大
王失國非臣之過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
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商人必有不獻重賞然後得見
於君今臣智不能存國即不能死君勇不能待殺然而見之非
之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溪中王謂司馬子暴曰有人于居處
甚約謙論甚高為我求之顯為兄弟請以三族之位子期舍車
而徒求之五日夜而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使不從非
忠也惡富貴于止安習俗以下意者過也說曰豈可貪爵祿吾
君有要施之名乎竟不受而去

越姒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聘為妃王讎遊蔡姬在左越姒恭
右王親乘駟馳逐遂登附北之臺觀士大夫逐者王歡乃傾謂
二妃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子生又若此死蔡姬曰樂
邑之君因其黎民之役軍若王之馬足猶以為未足故笑以婦
子為苞苴沉令乃此嬪妃列于後宮固願生俱樂死同時豈敢
有二哉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孫死矣王曰復謂越姒曰吾
願與子生又若此死又若此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聽
不政事終而能改奪伯天下妾以君王謂能法吾先君將改斯
樂而勤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且君王以求帛乘
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之太廟也不約以死妾不敢聞命其後
王病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王問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
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群臣聞之

請以身禱於神王弗聽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為不使越姬曰大
哉君王之德于是妾願從矣昔日之遊淫樂矣是不敢許及君
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况妾乎請得駟越越姒曰妾
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內也遂自殺及王薨郭仲產荆州記時
王墓在江陸西北
百餘里沮水之西輿地
志云昭王墓內有二百羣臣曰其母信者其子必仁乃立越姒
之子熊章是為惠王

芊尹文剗之駟逐羸鹿者司馬子期獵載旗旗長搜地芊尹文
拔劍齊諸角而斲之貳車軸于于鬮授矢于鬮而未發也子期
伏軾問舊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聞之王者之旗搜于地國
君之旗齊于軾大夫之旗齊於角今子出自荆國有名大夫
而滅三等雖文斲之不亦可乎子期悅之王所王曰吾聞之有
斲于之旗者其人安在乎將斲之對曰臣聞將謁之彼鞭朴之

使而敢斷臣之旗勇也臣問之而服臣以法智也勇且志臣願
君上用之昭王曰善乃使為江南金之治

申鳴即人治國養親孝聞于國也王欲士之中鳴曰何舍為孝
子乃為忠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子國有位子朝有樂為而我
不憂故我欲汝之仕申鳴受命王以為左司馬魯年過王孫勝
之亂申鳴即攻之勝謂石乞曰鳴人下勇士今將兵奈何乞曰
鳴孝子劫其父殆與成也勝從之謂鳴曰子歸我代與子分楚
國不然則此是矣申鳴流涕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既不
得為孝焉得為忠授楚之遂殺勝其父亦死而王其賞之鳴
曰受君之祿雖君之難非忠止君之法以殺臣之父非孝子不
可兩全名不可兩立悲夫君此以生亦何以見天下之士遂自
刎而死石乞寺坐于臺上進曰王孫孫其亂子乞曰塔所下士

者三人與已若若五人與同言者十人其行若此何故為亂建
曰此吾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以國家行迨禮則國家疑是
苟不難下其臣心不難高其君矣居十月勝果亂石乞勅兵以
示易甲曰與民無患不富貴甲笑曰吾子常言吾善矣吾子志
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敢成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殺
君而死使我從子非君義也子行其成吾明其義不亦可以且
逆子以兵為爭應子非聲為鄙拱而待其顏色不變

石乞將萌屈盧拔劍而鳴之曰詩有之矣莫莫為轟施于條枚
懼憐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于靈可乎且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不惑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死故上知天
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劍也王孫勝
立子閻子閻不肯劔劫之以刃閻曰王孫孫轉楚國匡正王室

而后成而為之個也公子假威以暴王室後伐以亂國家吾雖
死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人以與子子何不受問曰吾
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欲以明其德不為諸侯非無其位以欲
潔其行見國而主不仁劫曰刃而失高不勇子雖告我以利
威我以兵吾不為也遂強之不可遂殺之

楚人在善者釋為外傳云北之辭其母將死為母曰棄母死為

可乎吾曰問事君者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

謂請往死之北在朝三廢年中其僕曰子懼可也則去曰懼告

以也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子蘭子事王孫勝亡將為

難告子蘭曰若將為大事則與其之蘭曰我事子而與子試君

是助子不害畏也而去是直子於難故不謂子以成吾成與領

於死以遠存行

忠王時陶朱公子從人於是有司因之朱公遂其長子裝黃金

編置錫器中執以牛車為善貴故所善莊王戒莫子至則進于

金輿其所為慎無預莫事長男既行亦自私賣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子進焉全如其父言生曰

可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過不生以其私

貴貴國道之貴人馬生雖居貧窮然以無聞于國自王以下皆

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以憂成事復歸之以為信耳

故余不謂其妻曰此朱公金也有如病不甯戒後歸勿動而

之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入見王曰某星宿此則

害于楚王素信之為之奈何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曰先

伏矣寡人將行之王力使之八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男曰王

且赦曰何以知之曰王每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封之朱

長男以為救弟固當出重以千金棄莊生所無為也乃復見生
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令誠自救故辭
生去生知意欲復得其金使入室取朱公子時去自卓也生羞
為所賣入言於王曰臣前言其是事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
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後人固是其家多持金略王左右非
能恤國而救乃以朱公故也王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子
故而施惠公論救朱子則日遂殺

楚與吳越戰于江楚人順流而進吳人逆流而進不利則退難其越進
流而逆順流而進不利則退楚與越因其勢而敗楚及惠王時
公輸般始為鉤強之俗越者鉤之進者強量長短而製為兵自
是楚兵即吳越兵敗又嘗為木高東之以窺宋城公輸般為雲
梯之城將攻宋墨翟用之自齊行十日夜至郢城千余于般曰

北方有海臣者顧子般之般不悅曰吾義而不殺人墨子再拜
曰吾聞子之為雲梯以攻宋是存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
重所自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
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子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
見我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說九攻而塞九卻
之般意不逆楚王欲殺之墨曰般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
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
攻宋墨至郢獻書于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
天下而樂養賢人請設進曰百種以待官命人不足須天下之
賢君墨辭曰程開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
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時惠王在位已五十
矣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無乃

失士王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
悼王時魏吳起來奔以為乞尹起言於王曰大臣大重封君大
衆若此則上過主而不虛人介用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孫
三代而收其爵祿成百史秩損不急之伎杜私門之財以奉選
練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城北却三晉西伐強秦諸侯畏楚及
悼王薨魯陽騶期又陽城君殺王母則姬而政起起呼曰吾示
子吾用兵也按久而走伏王尸榘矣疾言曰群臣亂吳起起楚
國之法薨兵于三屍者加重罪及肅王立於是誅滅中王屍皆七
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所速于讎矣初即以函版築垣
起變之用四國人惡之

渚宮舊事卷第三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於宣王江乙謂君曰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處尊
伍受厚祿一國天衆見君莫不欲在撫綏而服何以也安陵君
曰王過舉而危之不然無以至此乙曰以財交君財盡而交絕
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妾不弊席寵臣不弊輪今君擅
楚國無以涂白結于王竊為君危之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請
以身為殉如此則子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居三年而不言
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
見矣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既而至游于雲夢結駟
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先虎之嗥若雷霆任狂先
依輪而至王手弓而射之一發盡殪王抽旂旄而抑兕首仰天

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千秋萬歲之後子誰與樂此乎君涕歎行而集曰則臣入則偏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之後臣願得以身拭黃泉辱蟻蟻又何得此樂乎王大悅乃封纘為陵安君君曰子江乙可謂善謀安陵陵可謂知時矣江乙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令尹昭奚恤以罪乙未幾其母亡布乃言于宣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臺令尹侍王曰令尹信盜之不為其富貴虧法不盜而誣之國有常刑乙母曰昔孫叔敖為令尹道不拾遺民不閑閉而盜自禁令尹之治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故使得盜妾之布是使盜之與身盜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何非母曰听大王之言過矣昔日妾子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妾子坐獄妾子亦豈知昔武王有言百姓有過任于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

人者非無治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議令尹又譏寡人命史償其布因賜金十鎰毋辭王曰智若此其子必不過及復召江乙用之江乙欲惡昭奚恤于宣王謂王曰下此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譽人之善於王如何王曰君子也近之有好揚人惡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且于殺父且弑君而王終不知何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人之惡願而文聞之江乙謂宣王曰臣聞楚俗不聞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然乎公之事得毋遂乎然則臣罪甚矣王曰何也州侯相楚甚貴而主斷左右俱曰有無如此一日安得問之

景會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惡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該一平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

左右曰彼天下大盜何足為禮發曰此非汝等所知無幾齊師
來伐王使帥師禦之兵三却賢良皆盡其計而悉其力齊師愈
強於是偷卒廷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
恃惟獻之子發發使告齊曰平有出薪者得將軍之惟歸之執
事明日偷卒往取其籍發皆使而之齊師大駭曰今日不去楚
必取吾之首遂接兵而還

秦欲發楚使使觀楚國寶宜罷王召令尹曰五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可以示諸侯尹不對昭奚恤進曰此款觀吾國得失而
圖之寶在賢臣非珠玉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恤為東西之壇
一秦使至恤曰君客曰就上位東面令尹西面太宰子牧次之
葉公次之司馬子發次之奚恤自居西南之壇稱曰客欲觀楚
之寶罷楚之所寶也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庫使人各得其所令

尹在此秦珪璧使使請侯辭然爭之雖交兩國之歡太宰子牧
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他國亦不見侵葉公在此理師旅以
當疆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鋒刃出萬死不
顧一生司馬子發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理亂之遺風昭奚恤
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退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
可謀也遂不伐楚

大司馬景舍攻下秦踰之獲秦侯歸致命曰秦侯奉其社稷歸
楚舍屬二三子而理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封珪于發辭曰夫
理國立政諸侯入宥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人遁將
軍之威也兵陣合戰而勝敵若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
取其爵祿非人仁義之道回辭不受

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曰士卒得無患

子對曰士卒升分菽粒將軍朝夕易黍黍梁發破軍而歸其母
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甕
者王使人上流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如羹而士卒

戰自倍異曰有獻一裘煖王又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
踰嗑嗑而戰自十倍今汝為將士卒升分菽粒如獨朝夕易黍
黍稷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安樂其上雖以得勝非其道也
子非吾之子無入吾門發謝然後待入

田忌去齊來奔宣公郊廼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齊亦萬乘之
國常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如耳齊使申繻將楚發五萬人使
次將軍帥之至必擒將而追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
上將軍帥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則楚發四塞之內王
自將而忌從使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此則王得僅存於

是齊使申繻將王發五萬人果斬將而追又使田居盼子將相
次而至皆如此忌策王至舍北面而問曰何先生知之早也忌
曰申繻為人侮賢而性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尊賢賤
不肖則賢者負任是以分別而相去盼子尊賢愛不肖俱負任
是以王僅得存耳思忌在楚齊相鄰忌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
曰請為若留之因說宣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
權復齊也王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不追鄒忌必以齊厚
事楚忌笑田忌亡人者也而得封必德王而竭其智之比用三
忌之道也王遂封忌江南而已

威王書學於沈尹華令尹昭厘惡之王好術有中謝佐術者為
昭厘言于王曰國人皆謂王沈尹華之弟子王不悅乃流尹華
君子曰中謝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進細

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鐸叔楚人為威王太傅治春秋左氏傳初吳起至楚以左氏傳
子期子期傳鐸叔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探其成敗本四十一章為
鐸氏徵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謂昭奚恤曰
郢人某氏之宅以願賜之恤曰郢人某氏不當伏罪宅不可得
客辭而去恤悔之因謂客曰恤不得事公公得為以故窺恤客
曰非用故曰恤曰請而不得有悅色非故而何又有燒膚芻者
不知其人恤令吏執敗芻者而求燒之

威王問莫敖子華曰自吾先君文王以至不殺有不為爵勸不
為勉以憂社稷者子華曰君王將何也彼有庶其爵貧其身

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競不所知益以憂社

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
憂社稷者王者何謂也華曰昔者令尹子文父繒帛之衣以朝
庶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曰晦而歸食於王服于天府行不

辟人故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子父是也昔葉公之高定
見公之禍寧楚國之事相先君以掩於方城之外四封不威播
于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食田六百頃賜六
十邑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與楚
戰于柏東西師之間笑石卒交莫敖大心撫其車衡舉首頰而
太息曰嗟乎楚國之士無日笑吳將深入吳軍若將一人若卒

一人以興大心社稷其庶幾乎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競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三戰入郢先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君蒙難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一卒也不若奔走諸侯於是羸糧潛行尚峭山踰深谿七日而薄于秦王之朝鶴立不轉盡吟宵哭十日不得告水漿不入口秦王聞而趨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救蘇鮑秦王親問之子誰對曰臣非異也楚使新造螿尹救蘇吳人敗楚寡君身出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急且求救秦王遂發戎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虎與子滿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破之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禁冒救蘇是也吳師入郢蒙殺結闔於官唐之上舍開奔郢曰君而有孤楚國社稷其廢乎遂入大官員離次之典以浮于大江逃雲夢之中昭王追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殺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國救之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穀怒曰救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無思君子遂自集雁山中至今無追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殺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此之世焉無有邪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而楚士約食慙而能立軾而能起食之可欲慙而弗內死之可惡斷而弗避華聞之君好發者臣決倉君王道弗好耳若明君好賢此吾臣者皆可得而致之也

懷王時張儀在郢貧其舍人怨之歌儀歸曰子又必為衣冠之獎故欲歸也子詩我為子見王當是時南后鄭袖貴寵張儀見王以不悅儀曰王無所用請北見晉君王曰諾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玉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于求晉儀曰王從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衛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寡人獨何不好色哉乃資之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怒令人

儀曰妾聞將軍之晉竊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有金五百斤張儀辭王曰天下門關不通未知定白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請曰非有他人於此願王召所便習王召乃南后鄭袖儀再拜曰儀有死罪於王王曰何也儀曰臣適行于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莫如此兩人笑

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於三柱國吾得曰奈何對曰王大王而好小智游說之士率皆欺王請為公說王曰諸侯之士多圖大王以虛名而無其實吾得出于晉國好廉而善劍不如使其掌客則說士莫欺王者得必殺之何遂言於懷王王從之得果大重柱國淖齒得罪於懷王騰游為齒說王曰秦有上郡牛者重立之戰謂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

西方金金之不勝火必笑秦不聽果戰不勝今午又謂秦王必與楚戰今楚夏正而危其柱國此所謂火自滅也王懼國復淖齒

富擘有寵於懷王黃齊惡之楚人說齊曰公不聞老萊教孔子事君乎曰見君之車則下見君之位則趨王愛富擘而公不善是不臣也

王子蘭為令尹使上官大夫靳尚譖屈原于懷王王遷之江南原既放逐遂作哀郢其辭曰皇天之不絕命兮何百姓之震借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之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之流亡出國而報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浦而去閭兮恍惚之焉極城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而若雲通夏首而西浮兮頽龍門而不見又蟬娟而懷傷兮

眇不知其所蹶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々而為容陵陽陵之汎
濫兮忽翱翔而安薄心繼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轉運舟
而下流兮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余逍遙而未東差靈
魂之欲歸兮何酒吏而望追皆憂浦而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
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憂心哀州士之平樂兮悲江大錢之遺
風當陵陽之焉至兮南渡之焉如魯不知憂之為兵兮東門之
可薰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
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々而不開兮
蹇佗倅而舍戚外丞驩之約々兮試任弱而難持忘湛々而願
進兮如披離而彰之 堯舜之規兮行瞭冥冥而薄天衆認
人之嫉妬兮被之以不慈不偽名憎恤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
慨慨衆蹠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偷邁亂曰曼余日以汎觀冀

一追之何時鳥飛追故鄉兮孤死之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何
日夜而忘之

懷王留秦時太子橫質齊請歸齊閔王曰與我東地則歸于太
子用太傅慎子計許之太子歸即位是為襄王齊使車五十乘
來求東地王患之以告令尹慎子子對曰王朝群臣而問之上
柱國子良入曰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不與不可以為諸侯
請與而復之與之信已攻之武之也昭尚進曰萬乘者以地大
故也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車臣請勿與而守景鯉進曰
不可與也雖然不與負義于天下臣請而索救於秦既罷王以
三大夫之言告慎子慎子皆用之王可遣子良以五十乘獻地
子齊明日使昭尚為大司馬守東地又明日遣景鯉索救于秦
于是子良獻地秦齊人以甲受之昭尚受死守不與齊王問子

良子良曰尚矯也齊王興師攻東地未涉境秦以五萬兵臨齊右壤責之曰隘楚太子不仁欲奪之東地不義 縮甲則可不

然請戰齊懼而退于是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變化無窮王曰何氣也曰昔者先王遊于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傳詳而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我夏帝之季女名曰巫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摘而為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間君遊於高唐願薦寢席王曰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蒙之諭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寡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間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倪人如言乃為立館號曰朝雲王

曰願子賦之以為楚志

見襄陽略為傳與本賦小異故更錄之也

宋玉初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之曰先生何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乎玉曰不然子獨不見玄猿乎當其桂林之中芳華之上從容遊戲倏忽往來雖昇逢蒙不得正目而視及其居枳棘之中恐懼悼慄衆人皆得意焉夫處女不便豈可量功效能哉王之見玉因 友及不見察乃讓其友友曰蓋因地而幸婦人曰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子事主未耳何怨於我玉曰不然昔宣有良鬼東郭跋一旦而走五百里有良狗歸子獯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人遙見而指屬之雖則韓魏不及良鬼躡跡人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今子孰屬我躡跡 而蹤耶遂友曰

襄王於與唐勤景差來宋玉游于雲陽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者

上坐王因日操是大阿剎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屬至唐勤
曰壯士歎兮絕天維北斗 考太山夷至景差曰俊士猛毅
畢陶嬉大至號摧覆思銘牙裾雲晞甚天吐舌萬里唾一世至
宋玉曰方地為車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玉曰未可也
玉曰并吞四夷飲祐海跨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
長據吟天迫不得仰襄王登雲陽之臺命諾大夫景差唐勤宋
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貴王曰此賦之透誕則極神
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剎復之類是故
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其小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能
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足明賞賢又有能為小言
者賜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體輕蚊翼形微鱗鱗
聿逞浮湧凌虛縱身絡遊倣孔出入羅中飄渺翩綿乍見乍泯

唐勤曰折飛塵以為輿剖批糠以為舟泥然沒乎孟水中談若
巨海之洪流憑瞞皆以傾圻附蟻燥而遊遊集寧隱微之源澤
存亡而不憂又曰館子蛇窟宴于毫端烹風腦切蟻肝會九族
而同齊猶委餘而不彈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心比之無象
言之無名蒙蒙景成時時遺形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
織於毳末之微蔑晒於首毛之方生視之眇々望之則冥々離
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言之磊々皆不小如此此
為之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於玄淵止而並見於襄王登徒子曰夫
玄淵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徒曰夫玄淵
之釣以 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蟻鈎若細針以出三尺之
魚于數仞之下豈可謂無術乎王曰善宋玉進曰今蔡玄淵之

釣未可謂能併竿也又為足為大王言乎臣所謂善釣者其竿
非竹其綸非絲其釣非針其餌非蠟也王曰願遂聞之王曰昔
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釣利之為餌
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王而孰能察之王曰迂哉
言乎其釣未可見也王曰其易見王不察耳昔殷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
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仍矣葬生豈其澤民詆畏其
罰其釣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
竿綸絕餌墜鈎決波湧魚失足則憂傑股紂不道其釣術也今
察玄淵之釣左挾魚窟右執搗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揚柳之
閭精不離乎魚啄思不出乎鮒鰕形容枯槁精神憔悴樂不復
動直不獲費欺乃水滸之役夫而已王又何僻焉王若建堯舜
之洪竿攄湯禹之修綸投之於瀆沉之於海漫七群生孰非吾
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
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慕害此君子之行王復問曰君子之富奈
何對曰君子之富其貸人不報不責飲食人不使役親戚愛之
衆人善之不肖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
莊姬曰襄王夫人初秦秦欲襲楚使張儀行奎今左右說王曰
南遊于五百里甚樂王欲住縣邑之汝莊姬謂其母曰王好樂
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秦又略左右以惑王觀其勢已
出焉呂必待敵國而發謀王始不及願佳諍之母曰汝嬰而知
兇諱年不許淫乃迹以竿為職王出淫持幟伏道路車至姬舉
其幟王怪而問之對曰妾縣邑之言隱事於王懼蔽不尅敢以

幟見王曰爾何以戒寡人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何也姪曰大魚失水王去國五百里有龍無尾者春秋四十而無太子墻欲內崩者秦人反問王之及此三難以五患宮室相埒城店潤一十一木 繡人民無褐二百姓荒饑飢馬餘味三邪臣側賢者不用四奢侈踰制王室虛空五不亟追禍及矣王命從車載之立反國既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天遂發郢郢之師擊之僅能勝又乃亦姪為夫人

渚宮舊事卷第四

漢氏

魏氏

秦昭王世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子楚有舊郢縣遂分為臨江俱隸南郡至漢景帝改臨江為江陵始秦置監御史掌鑒諸郡漢仍秦制置荊州刺史治南郡與太守並始太守樞屬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陽武陽江夏等七郡漢靈帝時昇刺史為牧移鎮襄陽唯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籍為功名五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為王漢高帝五年遣騎都尉勃歃擊尉 兵收柱國大司馬已下八人皆降虜王至洛陽共氏遂絕後以國為南郡臨江王榮景帝太子廢為王三歲坐侵廟塲地為宮上微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追矣榮至詣中尉府即都貴訊王王恐自
殺至今江陵北門塞而不開蓋傷王不令也

秦豐南郡人少有雄氣王莽未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
縣據襄陽之黎丘自稱楚黎王盡有南郡之地光武建武四年
遣將軍岑彭來祐相維討之數年乃平十一年以誅虜將軍劉
隆為南郡太守數歲坐罷田不實免官

郭賀建武中為荊州刺史引見黃暘恩寵特異及到官有殊政
百姓便之歌曰政德仁明郭局知忠正朝廷上下平昭帝巡狩
至江陵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愴惟露
冕令百姓見之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相示莫不

榮之局即
字也

法雅昭帝時為南郡太守劉淑者少居增益郡貢帶江乃又有

雲夢葦澤永初中冬虎狼之暴南太守黃象張捕反為所害者
甚衆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
至治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仁人澤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
忘其義即到其郡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狼稍息人
以獲安在郡數歲以豐稔後卒官

劉度桓帝延熹初為刺史五年武陵蠻夷反度掠江陵度反南
郡太守李肅並奮走荆南皆沒帝以太常馮混為車騎將軍帥
十萬人討之混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日無猜盜跖可
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混至荊州賊聞 請營道乞降
進擊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數萬人荊州平詔賜錢一億
國讓不受推功於從事中官應奉薦為司隸上書乞骸骨朝廷
不許監軍使張叔丞旨官官奏混將侍婢二人我服自隨又隨

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會江南盜賊復起遂崇免混胡與南
郡人為郡主簿時武陵六千人來南郡太守李肅策馬欲走與
叩馬靜之肅拔刀向與曰緣從去與從馬不去曰為臣之道死
不忘忠若先殘殺當於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肅遂殺之而走
桓帝徵肅伏法

度尚延熹五年代劉度為刺史

尚言博山

劉度之敗也桓帝昭公卿

舉任荊州者尚書朱穆薦尚自古校今擢為刺史尚至州躬率
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諸夷明設購賞大破長沙武陵桂陽宿賊
降者數萬人尚出兵三千郡寢悉定後徵還京師頃之荊州兵
朱孟等征戍久財費不贍忿悖復作亂與賊帥胡蘭等首十級
餘賊散走復拜尚荊州刺史頃之為交州刺史張磐所誣徵入
被罪先有功得原以天水趙凱為刺史

胡廣為南郡華容人

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存焉

六代祖綱字君華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司宮辟之值王
莽居攝綱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
莽敗乃歸鄉里父世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若長大隨軍入郢
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省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勅
真助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于牖間密占察乃指廣以白雄
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章以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
尚書郎累拜太尉封安樂侯在公台世年歷仕六帝禮遇甚優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拜太尉又為太傅摠錄尚書事年八月
十二薨京師諺曰萬事不治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或云廣
本黃氏子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于瓠投江中胡忠
見瓠流下聞有小兒啼曰取養之王莽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

將出行部常浣濯潔類告大帝精擔后土曰開誘愚心使理於
衆殄除貪殘剪滅奸惡不酷人不失理江南多咒詛毒螫之患
反化之流也山陸魚蠅蟲豺狼水無鯨鯢短狐風波不勤人無
禍匿行部遇疾卒于枝江亭中有三白虎低首曳尾至于患側
及喪發追送踰境忽然不見永元十八年百姓立廣于百里洲
上號曰白虎王君每舟船上下能為風濤至有牛羊之濤積骨
如山

李固順帝時為荊州刺史先有盜賊彌年不定 固遣吏勞
問境內赦其前愆與之更始于是賊帥斂其魁黨六十餘人自
固皆厚遺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
清平王叡獻帝時為荊州刺史叡先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
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董卓專政叡聚兵欲以討卓素與

武陵太守曹寅不能揚言當先寅寅懼詐案使行者光祿大夫
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反行荊州說以狀上堅得檄勒兵襲
叡七閭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交戰勞苦
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請使君便有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
快便開庫使自視之知有所遺否兵進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
求賞孫府君何其在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
坐無所知叡窮迫利全飲之而死者也

劉表自北軍中候代叡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不能得至江陵乃
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
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昔欲徵兵恐不能集其榮焉出
曰理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在不多貴乎得人袁術驕
而無謀宗賊率而會暴越有素所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

來使君誅其不道拔其才用威德既行無不襁負而至矣兵集
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
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師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
襲取其衆江南悉平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遂治兵襄陽
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始欲襄王十三年無才遺言自中
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年又豐樂至建安八年當始襄
襄謂表妻卒言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卒地始歸曹
公也是時華容女子忽啼呼曰當有大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
忽于獄中哭云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襄陽數百里即遣馬吏
驗眎而表果平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賢人後矣
無幾魏武卒平荆州以涿郡李立為刺史劉表為荆州太僕趙
岐謂車騎將軍董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曠地勝西通

巴蜀南達交趾年殺獨登兵民差全岐雖逸大命猶志於國歆
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請洛陽軍資委輸前
後不絕跋跋以老疾遂留江陵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國葬故
郢城中岐先為壽藏盡李札子產嬰叔向像于墓中居于賓位
為已像居於主位皆自為贊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
床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塋下訖便掩

江陵徐母資產巨萬劉表初為荆州母以家財至南陽迎表表
遂問所欲母曰素以曹公為業老無兒息但願生不為官吏所
侵死得一塚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塋江陵西江崗表勅郡
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岡呼為鼓母山

劉備獻帝建安十三年與吳周瑜破曹操于烏林曹操退保南
郡使將軍曹仁徐晃守江陵城操徑自北歸備周瑜程普進攻

南郡與仁瑜晁相對各隔大江備與瑜曰仁守江陵城中糧
多足為疾若害使張翼德將千人隨鄉上分卒久追為後夏水
入截仁后夏水在江陵東三十里今謂長夏口仁聞吾必走瑜乃以二千人益之
仁遂退瑜又敗之仁棄城走孫權以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屯據江陵備詣請權求借荆州權欲不與魯肅曰不可將軍雖
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定重初并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
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推從之備遂領荆州牧治公安
操聞之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疾用上牋于權曰曹操在北壘
場來靖劉備寓寄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
之虞至尊垂慮之日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死不朽矣
瑜卒遂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為荆州都督也江夏令程普
領南郡頃之權又以江陵與備魯肅遂屯陸口徵程普領江夏

十九年備西取益州留將軍關羽守江陵備既定蜀權求長沙
江夏零陵三郡備不承旨權怒遣將軍呂蒙率兵進取備聞之
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魯與羽相拒羽責肅曰烏林之役左將
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塊壤而足下欲
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者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
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
土地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德德墮好已藉手于西州
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不忍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
羽無以荅會曹操入漢中備惧失益州遂遣使和分荆長沙江
夏桂陽以東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西屬蜀焉
關羽達安十九年以劉備命鎮江陵廿四年羽圍曹仁于樊曹
操遣于禁救之羽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時蒙

蒙在陵口初羽討樊留兵將倘公安及南郡上書於權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家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必微備兵盡赴襄陽因襲其虛空則南郡可下羽可擒也權從之羽果微兵赴樊蒙至尋陽伏其精兵于構橈中使白衣人搖櫓作商賈服晝夜魚行至羽所置江邊心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時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得翻書流涕而降蒙遂將仁至南郡太守糜芳守城蒙以仁視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燒軍器羽以責芳氏羽出軍後芳與士仁共給軍資不能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至是遂降

呂蒙入據江陵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

官鎧蒙曰官鎧雖公家器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岳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者老聞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給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途遣人與蒙相問輒厚遺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羽信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間無恙見符適于平時故羽士無聞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追兵圍城羽為降立旗城上像人形因追眾皆要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及子平皆獲于臨沮荆州悉平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荆州大會蒙以疾辭權笑曰擒羽之功子明謀也大功已成慶賞未行豈悒悒耶乃增步騎鼓吹勅選席威將軍官屬并南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送前後鼓吹先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

廳所以治護者萬方象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權欲見顏色恐勞動嘗穿壁瞻之少能下食則喜不則吐惜不寤其愛重如此竟卒於公安

朱然代呂蒙假節鎮江陵初呂蒙病篤權問卿疾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有餘過可以為任惟以之魏黃初五年文帝遣將軍孫盛督方人脩州上為烏立為然外救邠陽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退卻據州上為守然中外斷惟遣潘璋楊傑解圍而圍不解然城中兵多腫病可戰者才五千人曹真等起土鑿地空樓櫓臨城弓弩兩射上皆失色然晏然無恐意方屬吏士伺僕攻城西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未退江陵姚泰領兵脩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盡因與敵交通圖內應垂發覺露然乃啟奏以徇真等竟下能冠乃激攻是夜然由是召震啟

國封當陽侯

潘濬荆州人劉備領荆州以為治中從事備入蜀濬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赴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與致之濬面着床蓆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而語呼其字曰聖明昔觀丁父鄰俘武王以為師彭仲爽申俘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猶不然未肯降耶以孤異古人之量也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從事一以咨之累遷太常卿

諸葛融為奮威將軍公安督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賞高談休假士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眾賓各言其能乃連榻促席量敵選對有博奕擣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于是

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終日不倦况恪為孫權所誅
使將軍施績等取融先是公安有靈龜平南郡城中可長生而
守死不死義仁無成及是果亂金龜印而死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毅然獨立有不可奪之
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致光祿勳
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老因病退歸江陵吳平後建威
將軍王戎薦偉太康二年詔曰偉秉志清白皓首不踰雖處危
朝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任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

以終身偉遂佯狂及背不受晉爵年八十三終于鄉里
陸抗為吳荊州牧治江陵羊祜為晉荊州刺史治襄陽祜每與
吳人交兵先晉戰則不為掩襲是入于吳境劉毅為糧送絹償
復雖蠟常止晉境吳人服其惠呼為公抗誠其成保境不相侵

盜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使命交通抗有疾祜遺
藥抗即服之左右止抗抗曰羊祜豈鴆人乎時人比之華元子
反吳將有降晉者祜輒任其所適若欲還吳便有祖道吳將有
二兒在境上戲為祜軍所掠其父發哀行喪經月祜慰勞歸父
感其德率眾二千人降之抗嘆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
而自服各保境界

杜元凱為晉荊州刺史治襄陽平吳之後預自攻江陵城城上
人以葫蘆繫狗頭抱狗示之元凱病瘵故也元凱大怒及江陵
破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後元凱死其人莫不稱快襄陽有舊
性剛猛為百姓不敬

渚宮舊事卷第五

晉代

王澄為刺史始治江陵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轡車循以江陵
 為治所漢末劉表作牧阻江南宗賊遂鎮襄陽由是魏刺史皆
 因之蓋郡城之南已墜吳境故也吳置軍督于江陵陸抗遷治
 樂鄉樂鄉在江南去江南五十里晉初羊祜杜預劉弘等皆治襄陽陶侃治
 江流末年以去都偏遠遷巴陵庾亮遷武昌庾翼遷襄陽桓溫
 治江陵桓冲遷上明王元達名宣宣宗廟諱今稱其字也復治江陵自元達
 後歷宋梁陳隋唐不改

王澄愍帝永嘉元年代劉弘為刺史領南蠻校尉移治江陵卒弘
 後以高密王司馬簡為征南將軍鎮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
 襄陽以澄為荊州刺史治江陵是也
 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其美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劉琨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定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
荅既至鎮曰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畧不致意擢順陽
人郭舒於寒悴之中為別駕委以州府京師危逼澄率眾將軍
赴國難次江陵而飄風折其節柱會京兆人王如舉及南寇襄
陽澄前鋒至宜城時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簡為征南都督
襄陽不領荆南

史刺

澄遣使詣簡為如舉黨嚴疑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
曰襄陽拔未荅曰昨旦城破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
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讓糧運不贍委罪
長史蔣俊而斬之境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襄者與士人忿
爭遂殺縣令屯集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
許之既而襲之于隴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於是

梁益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權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
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濕于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
皆此之類

皇甫方同謚予也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關
門閉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
南土人宗之陶侃禮待甚厚侃每造之着素冠服望門輒下車
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還侃偽廣州侃將詣敦方迴止之曰
吾聞敵國威謀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無與與欲無危其可得
乎侃不從而行敦累果欲殺賴周訪獲免廙至荊州大夫物情
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迴為侃所敬責其
不來詣以收斬之率土華夷莫不流涕也夏侯弢為征而恭軍

自云見鬼嘗於江陵見一大鬼捉弓戟急走小鬼數百隨之知
畏懼避於道左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劫曰
此矛戟何用曰以殺人君中腹者後壺博奕數十旬俱起殺富
人李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厥勸不納于是上
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繫杜弢次
于作唐上簡恭軍王冲叛于預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
守江陵澄還于孱陵奔達中郭舒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
衆心今而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
竟為王敦所殺

宋歿荊州人常以酒犯王澄澄以左右抨厥郭舒鴈也謂左右
使君醉奴輩何敢忘動澄大怒曰別駕狂耶枉言我醉因遣灸
舒眉頭指鼻舒跪受灸者澄意釋而厥得免

出鄧
谷記

陶侃愍帝建興元年代周顛荊州時杜弢社曾及故鎮南府衙
門將胡元皆寢荆土侃悉討平之數年遷征南大將軍襄陽昭
帝時又代王舒為刺史治江陵勤於吏職愛好人倫終日歛膝
危坐因外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答還筆翰如
流未常擁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
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于
後是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為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
悉投于江吏將悉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
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謂亂頭養
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意
慰賜叅悟若非理得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送出遊見一人持
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收之耳侃怒曰

汝既不佃而戲賊人之福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勸於豐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成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積死餘不 死弘曰治此病有何古鬼曰殺烏雞薄之必瘥弘曰今欲行何方當至荆州揚州時三州皆有心腹病無不死者弘行江陵殺烏雞薄之十生八九令中惡用烏雞自弘之由也

庾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如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目光從土中出庾乃懷袂以拳擊之應手自聲忽失所在

桓溫移帝永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庾翼為荆州征西將軍都督荆雍梁益六州群習鑿齒為西曹主簿溫平蜀後將有大志追蜀人知天之旨問國家作更答曰世化方永溫不悅異日送

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我無由致其禮國祿君仁厚乞為標碣棺不耳為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金僕自我錢五千買棺耳為曰君幾誤死君帝問千里之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喜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之溫笑曰鑿齒鑿齒憂君誤死君定誤活然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旨主簿後先為治中時未卅謝溫賤口不遇明公而州老從事耳

伏滔青州人為荆州刺史習鑿齒州人為治中於桓溫座共論青楚人物滔以春秋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凌丘人透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蒼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田光瀟歎點子於陵仲子王升即墨大

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鄭康成桓正平魏時管幼安華子魚徐偉長伏馬陽此皆青上之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為神農生於洽中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 漢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嬰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拊與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連不及老萊夫婦田光不皮屈原鄧禹卓茂無敵于天下管幼安不勝司馬德操龐士元不推筆子魚何鄉二尚書獨步于魏朝樂令無對於昔世昔伏羲鑿于南郡少昊鑿于長沙虞舜零陵比其人即標的如此論其土則郡聖之所鑿為其賦則詩人之所歌序其事則未有黃中赤眉之賦此何如青州耶 習鑿齒為主簿使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而見草上雪氣

出何視之一黃物射之應箭而死往取之乃老雉狐脚上帶絳繒香囊

車胤南平人 今安縣 父育為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魚

忌之難置却濃陰是時胤年十餘歲胡之每出於籬中見而異焉謂其父曰此兒將致高名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後胡之每遊集桓命之胤博覽不倦家貧不恒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桓溫出荆州取為從事歲中至治中每有盛坐胤或不來皆曰無車公不樂後入為選曹尚書

王子猷為桓溫參軍常云卿在府久皆當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扳柱頷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羅含為桓溫從事溫令檢校江夏守謝尚含既至初不問郡事遂就謝之數日飲酒而還桓問溫有何事曰不審公謂謝尚何

如人桓温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
故人一無所問桓奇其意而不責

羅含為別駕以夏舍暄授江陵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床
織蒲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桓嘗與僚屬宴會舍後至温
問衆生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松竹温曰此自江左之
秀豈唯荆楚而已見重如此

却隆為桓温南蠻叅軍三月三日大會叅佐令賦詩作遲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隨筆使作一句云媿隅濯清池
問媿隅是何物荅曰蠻

媿隅温云作詩可以蠻語隆曰

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温大笑
謝安始有東山之志後桓温為荊州辟征西司馬 子時人有
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而問謝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

二稱謝未答却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
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温自謝而笑曰却叅軍此通乃不惡安初
為桓温所辟將發新傳亭朝士咸送中丞高戲之曰卿屢違朝
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
如卿何有安愧色既到江陵温甚喜年平生歡笑竟曰既出温
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容否温詣安值其治髮安性遲緩久
而方罷使取情温見留久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是重重如此
謝奕為桓温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嘯咏無嘗温常曰
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庭禮嘗通温酒走入南郡主門避
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代何由得見温在鎮世年叅佐習鑿齒
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郁超伏滔謝奕顧愷之
王子猷謝玄羅含范江却隆車胤韓康等皆海內奇士伏其知

之人孟嘉為溫從事問嘉酒有何味而嗜之嘉笑孟曰公但未
知酒中趣羅友家貧乞椽于桓溫雖以才學過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待郡者桓溫為坐叙別友亦
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性嗜酒昨奉教旨出門于中路
見鬼耶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始終慙
廼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
陽太守友在溫府溫與中騎王洽集別有友不被命而自進
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諾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
一生未曾得故冒求前耳無事可諾今已飽不復須住了無慙
色友與兄崇及甥習鑿齒同為溫從事友墓在公安縣南也
王恂太原人為征南主簿在溫坐嘲習鑿齒曰蠢爾蠻荆敢與
大邦為讎齒應聲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溫治江陵城其麗會賓條出江津云若能目此城者賞願愷
之為叅軍在坐目曰遙望層城樓丹如霞溫即賞以二婢桓器

哀帝帝與

三年代兄溫為刺史

溫徵入揚州
收錄尚書事累加征西大將軍司空有惠

政所往舍中見一人形長餘夜夢曰我龍山之神也來無好音
使君心既真固今自當去耳後卒無異徵荆人遂于龍山立廟
今號為征西之神在鎮有叅軍以五月五日鸚鵡剪舌卷之今
學語後于豁會並學坐客有一客辭鼻遂入瓮中語與鱗鼻者
不異顧叅軍善彈琵琶鸚鵡每立聽移時主典盜牛肉密白以
新荷裝置屏風後盜者以湯波殺之叅軍惋惜曰司空請殺主
典司空教曰原殺鸚鵡之罪合致檢治然不可以禽鳥之故而
殛人與于法可五歲刑之

劉盛之南郡人少日有肥遁之操司空桓豁在荆鎮親詣其廬
必鑿培而去未嘗見之後豁與上佐遊靈溪盛公從市還著白
帽布裙以杖荷履忽來訪豁豁大喜抄道與上單負荷而去觀
者嗟以為非世中人相石虎有材幹趨撫絕倫隨父豁在荆州
于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拔箭石虎
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虎亦跳高於猛虎復拔一箭以歸
時人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虎來以怖瘘多者多愈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
都督以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眾甚異之
都督曰汝若須活通拜衆人牛涕洟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
得醒遂殺牛冲聞之大怒督痛加鞭罰
冲字武大元二年代兄豁為刺史車騎將軍都督荆交廣七州

加侍中時符堅強盛冲以近逼寇境欲移阻江南乃上疏孝武
曰自此中興以來荆中有值正迴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
畧中原因江陵路梗即之鎮市興時遷世無常定且兵者詭道
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陵輕戍江南孱陵縣地名上明荆州志云
上明中明下明謂田上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城已上
之三明明猶乘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往後送死則舊郢已北堅壁
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陷僕剪為易臣司存關外輒
隨宜處分于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守江夏
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俄見一人持半
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
姓字稱道岷一云字道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對劉既知張術命問
安王文度並佳否張甚欲詰言而劉子無苗意既進鱠便去出

云向持此魚觀君船當有鱸具是以來耳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欲飲對劉便先起曰今日伐荻不宜久廢亦以無留之

桓冲請劉麟之為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于樹條桑使者至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之大愧于是乃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入內自持濁酒蔬菜供宿冲勅人代麟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族信義著于郡小凡廝伍之家婚嫁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無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願以勞累更俾道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上家百里一老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推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知之麟之先聞其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麟之乃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以壽終

鄧燦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命桓冲厚禮請燦為別州別駕燦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南郡別尚公亦有高名謂燦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燦笑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道朝亦可隱隱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無以難之燦亦於此名譽減半著晉紀七十篇

桓冲為州欲以德被江漢賦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于朱衣上道桓式外來云向以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下拂地式意議不着冲云我猶患其太重

符堅舉國內侵謝安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拒之桓冲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畧今大敵至方遊談不暇惟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少天下事可知吾在左神祗

笑俄而東信至冲正獵聞淮上大捷語左右曰群謝年少大破賊因慚恥發病卒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贈送號哭盡哀桓石民大元九年代叔父為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有善

荆人歌之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既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巖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禱請即時就輦至齊未像嘗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後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為靈應也

桓凱大元元年為巴東太守家在江陵乳母姓陳陳兒道士隨凱之郡墮瀨而死陳夜忽夢道士衣冠盡濡自說至峽溺死經三日信到如夢陳出潛遠望見一尸隨流而下形體壞不可識

母悲眠復夢道士云故出而不見故今使長逝驚寤以岸尋求至江津亭潛得之猶飲畢道士形現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廿日故得暫還母哀哭輒有一黑鳥以翅翹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瘡以此不復得哭

王元遠大原十四年代桓石民為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建武將軍假節元遠自持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桓玄襲封南郡公在江陵負其奕葉故義帝以雄才駕物元遠每裁抑之玄常詣元遠通未入報乘輿與真進元遠對之鞭門幹玄怒去之元遠亦不留嘗朔日見容伏衛甚嚴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元遠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形體而遊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元遠乘

醉吊之婦父慟哭元達與賓客十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左將軍謚曰穆元達在鎮母范氏嘗有患請法簡道人讀佛經每上高坐輒見一鬼長丈餘來倒經卷如此信宿因移精舍誦咒鬼亦隨之未幾元達母及簡相次而卒

殷仲堪大元十七年自黃門代王元達為刺史振威將軍即在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每食常五碗盤無餘有飯粒落席輒拾噉之雖欲率物亦緣真素每語子弟云人忽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拍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號寧遠將軍

南郡公桓玄在江陵說殷仲堪舉兵內向以誅中書令王國寶為名又云宜遣王恭興晉陽之甲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人之衆順流而下僕等亦往皆投袂無不響應此桓文之舉也仲堪從之隆安二年使襄陽太守楊佺期將兵五千人與玄俱為前鋒東下屢敗王師朝廷深悼之乃發詔和解各加爵祿仲堪受詔罷兵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等丹青在荊州常悅一隣女批之不從乃圖其形于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留殷公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謂眼疾耳若明點童子飛白拂上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殷乃以之仲凱有才氣少與弟仲戡俱知名戡為荊州顯為南蠻校尉及仲戡將興兵內向告凱欲同舉凱不從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非藩屏之勗也晉陽之事宜勿預之仲戡不從凱知堪戡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托

疾不還戡聞其疾病出省之謂觀曰兄病殊可憂觀曰我病不
過身死但汝病在城門幸熟為慮仲戡竟有桓玄之禍觀尋以
憂卒

玄在殷生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燠玄云白布纏棺
拊旒旒仲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又作危語玄曰矛頭折來劍頭
炊仲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頷云井上輓輻卧小兒殷有一叅軍
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勿逼人玄隆安三年殷表為
荊州四郡都督時荊州大水平地三尺殷賑濟飢人倉廩空竭
玄乘其虛而伐之殷遣軍數道拒之為玄所敗殷出奔鄴地玄
追兵獲之見殺于柞溪在洛宮北七十玄遂自為刺史羅企生
自著作佐即為殷功曹後表為武陵太守未之郢而桓攻殷
更以企生為諮議叅軍殷多疑少決企生深憂心謂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殷果敗走
文武無送者唯企從焉經家門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
企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劉
適為殷仲戡中兵叅軍桓玄在江陵橫恣甚士庶畏之過於仲
戡玄曾于仲戡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戡適時在坐謂玄曰
馬馬稍之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
戡為之失色玄出堪謂適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客殺卿我豈
能相救適以正詞折堪而不悔仲便令適下都以避之及玄得
志果令召之適至玄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適對曰射鈞斬祛
與適為三玄甚惠以為刑獄叅軍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鈞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
愷之為殷叅軍屬病疾在解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

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鈎顧云賞百疋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

桓立在南郡國弟居常出詣殷荆州於鶴穴逢一老翁駮青牛形色環異立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駛非常曰息駕飲牛牛遂入水不出桓使人覘守經日絕跡當時以為神物企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否夫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抱之愈急殷于路待人企生遙呼曰死生是同願少見得殷見企無脫理策馬而去立至荆州人無不詣者企獨不往而營理殷家國或謂之曰立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即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而色曰我是殷族更見過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立聞之大怒然素待企厚先遣人謂曰若謝

我當釋如企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立即奴企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晋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晋忠臣從公乞一第以母老立許之又引企于前謂曰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對曰使君既興晋陽之中軍次尋陽病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膽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克逆恨死晚也立遂害之時年二十七眾咸悼焉先是立以羔裘遣企母胡氏及過害即日焚之

桓立常登江陵城南門樓謂坐客曰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沉吟良久隨而下筆一座之間誄已成立初領荆州二府一國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板並入立在廳事上板至則荅放後皆燦然成章不相揉雜也桓立為都督性好獵每事出車騎其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戒行陣不整虜鬼騰逸叅伍無不繫束

桓道共其族也時為賦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絕着腰
中玄問用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手因此小差玄
常作龍山獵詩其序云故老相傳天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
筆霄往畎之其假仁狗欲如此桓氏世蒞荆土在鎮兼太尉弟
豁魚司空征西冲車駙豁子石氏石綏石康豁係振冲孫謙子
玄凡九人皆刺荆州自古所未有也

渚宮舊事卷第五終

渚宮舊事補

晉

司馬休之為荊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床
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鞣之即不動鞣訖還坐馬又
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
至矣遂去而獲免

江陵趙姥以沽酒為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為異朝
夕以酒酌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
開土下有毅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
之俗謂之土龍

宋

沈攸之在鎮朱道琮常為孱陵令劉廓為荊州戶曹各相並居

江陵皆好圓棋日夜相就道珣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廊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廊乞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棋聚非急致

淵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廊讀畢失信所在疑疾尋卒
戴承伯元徽中買荆州治下批把寺其額乃誤東空地為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為何強奪承伯曰戴堪買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知之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為之動旬日暴疾卒

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明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惟繫苦復勒劇埋壘又云卿縣民某中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

今兒累窮嗷乞為嚴勅法崇曰卿可作書士云向不肯然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曰授其言歷歷詞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

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為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在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咲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緣窗明戶響孤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

江陵黃丘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頭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

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為柵

竹遂漸生枝葉長數尺扶疎翳翠藹然如林仲產以為吉祥俄
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者嘗讀佛經忽一日
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亦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
齋家為置高座設寶帳女坐座講論詞理在與人說人之灾祥
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衆
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火立真曰此惟邪也依榻往焉女即
已知道人守門云魔邪尋至此着道服成勿納之真變服色入
女初猶喝罵真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
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後常嫁為宣氏妻

齊

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然曰獨不念封崇

之義奈何淵哉當今爾知詰且王被病使巫覡行過設祀積日
方愈

襄陽盜發楚王家獲玉鏡玉屏風青絲編簡盜以火自照王僧
虔見十餘簡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闕文

梁

安城王蕭頌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
博立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晉梁史百卷初頌以文詞
擅名所敵擬者惟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闡
頌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榻曰獨步來
獨步來衆賓皆舞忤以為咲樂

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
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曰必夢中所感乃久其力夢二人

謝云當金君延一

唐

王栖巖自湘川寓江陵白鷺湖善治易寂律候陰陽之術所居
桃李手植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人比之董奉栖巖嘆曰吾獨
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著為人決
事取資足一日為生則閉齋治念大厝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
著卦成恭驗其手栖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扑子道
老父出栖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學之辰則栖巖甲子乃
嘆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壘死復何恨乃沐浴更
新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

彭公居士傳引佛法金湯一則

張功甫名鑑家於杭州南湖之上官直秘閣學士奉
寄卷傑出歸而靜坐其狗亦多佛性因託有者
自言習隱秘其女大處室了無憐礙視師言
句是入道之門守者不放亦為大病自此塵緣
世念不著排遣自然淨盡古人不業若此法也
今二三子題集多同鐘聲似頌曰鐘一撞耳根塞未
肉圓是去宿賊有人以我解何字有齊若多神
而口口明分收任頤觀也觀之選